

中國史學叢書

顏師古年譜

羅香林著

甲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史學叢書

羅香林著

顏師古年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

◆(90244)

中國史叢書
顏師古年譜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羅香林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目次

緒論
世系
年譜
遺徽

顏師古年譜
目次

顏師古年譜

緒論

隋唐之際，中國經史學思想，以世運遷移，而日趨於統一之局，其影響於後世之學術文化者，至鉅且大。而唐人承其流者，則以顏師古爲關係最複雜之人物。蓋自南北朝時說經者有南學之分，北史儒林傳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應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而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洎隋文帝統一中夏，而北學遂併於南。及唐太宗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易主王注，書主孔傳，左氏主杜解，鄭注易書，服注左氏，皆置不取。北學既趨於式微，說經遂聽於一尊。而師古嘗參與修撰，周易正義，卽其與孔穎達等所修。又其所刊定之五經定本，原爲南學，實從其祖之推家訓舊說，孔氏綜修各經正義，嘗引用之。自正義定本頒之國冑，用以取士，天下奉爲圭臬，迄於宋初，數百年間，士子謹守，莫敢異議。此其影響一也。唐興，君臣上下，一志於史業，令狐德棻嘗請高祖敕修前代諸史，謂史文不存，無以貽鑒今古。高祖然之。太宗繼統，遂於貞觀三年詔諸儒修北齊北周及梁陳隋諸史。不十年間，五史畢就。而敕修正史之風，日以興盛。修史官屬，亦寢以顯要，五季後遂有監修、編修、修

撰、刊修、提舉、諸史職，每國家皇統改更，輒以置館修前朝正史爲務，中國各代正史之完備，唐人大修前朝諸史，不無先導之功。而師古嘗預唐初修史之役。史通古今正史篇云：『皇家貞觀初，敕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至今言纂修正史或隋史研究者，必以隋書爲參考要籍，此其影響二也。自有唐定正史官修之制，治文史者多轉而以注釋前代各史或文章總別集爲務，如史記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與後漢書李賢注，文選李善注，卽其顯例。而師古注漢書，條理明備，攬采古贍，靡虛話臆訓，文顯事覈，裨遊於班史者得所依據，尤爲史注要籍。清人周壽昌作漢書注校補，王先謙作漢書補注，雖視師古爲密，然於師古原注，要不能不奉爲徑路。此其影響三也。抑師古注漢書，尤於古音古義之詮釋，多所致力。蓋其幼受乃祖之推影響，而之推好言古音，謂六朝語音，以金陵及洛下爲正。觀其所著家訓音辭篇，諄諄以『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知師古於漢書古音古義之詮釋，實淵源有自。而其主要系統，要與六朝時金陵洛下之音爲近。此與唐時關中語音，本多殊異。故議者謂師古不無貴遠賤近之病。然其保存六朝以前音讀，於治中國音韻沿革之學者，裨益無窮。此其影響四也。師古又嘗以世俗立言，多沿謬語，因質諸經史，匡而正之，謂之匡謬正俗。其所引典籍，及諸家訓詁，多上世逸書，言辨而確，可資後學見聞。清人盧見曾序云：『唐人尙詩賦，而師古冲遠，獨畢力於經史。近代采唐人之詩者，無慮數千家，二君者顧不預焉。用知古人學有專門，不尙兼長。今

人經史詩賦，事事求工，而身後遺書不免蔑如之嘆。讀是書可以知所務矣。』匡謬正俗雖非師古致力之作，而後世學者所爲讀書札記或質疑辨證以及文字讐校諸文，大率昉於是書。此其影響五也。師古在學術史上之地位，誠有不可沒者。而其學養之由來，時代之推應，著述之歷程，尙鮮人爲之排比敘錄。此於師古本身，固無所損，而於吾輩讀書稽古，則不無遺憾矣。不揣淺陋，輒次其年譜如左，惟博雅進而教之！

世系

顏先生，名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舊唐書卷七十三顏籀傳，以下簡稱全傳。

師古前十四代祖盛，字叔臺。魏齊齊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瑯琊。代傳恭孝，故號所居爲孝悌里。生欽，字公若。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九顏真卿晉侍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銘，以下簡稱大宗碑銘。

師古前十三代祖欽。明韓詩，禮，易，尚書。多所通說，學者宗之。歷大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葛繹貞子。生默，字靜伯。大宗碑銘。

師古前十二代祖默。晉汝陰太守，護軍將軍。大宗碑銘。襲葛繹子。生晉侍中光祿大夫西平靜侯含，字宏都。全唐文卷三百四十顏真卿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碑銘，以下簡稱家廟碑。

師古前十一代祖含，琅邪莘人也。晉書卷八十八孝友傳顏含傳。少有操行，以孝聞，……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元帝過江，爲丞相祭酒。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大宗碑銘。王導嘗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

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具禮樂，俟之明宰。晉書顏含傳。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風御下。王導嘆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國子祭酒，光祿勳。以年老致遜。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敕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郭璞嘗欲爲含筮，含曰：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以其盛滿不許。因戒子孫曰：自今任官，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世家。……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二卒。晉書作九十三。諡曰靖。三子髦謙約，並有聲譽。大宗碑銘。含以下七代，並葬上元縣幕府山西。家廟碑。

謹案師古上世，自含以下七代，皆葬上元幕府山西，似其地六朝時已爲顏氏祖塋。清光緒二十五年，署長江水師金陵營參將陳麟，以修葺幕府山營署，於附近小阜，發現晉塚。塚作穹形，頂已剝削。核以江寧府志及溫氏族譜，謂爲晉驃騎將軍溫忠武公嶠墓。惟溫嶠卒葬豫章，晉書本傳言之甚明。外舅朱暹先希祖先生，曾列舉三事，確證陳麟等所發現爲另一晉墓，非溫嶠墓。文見六朝陵墓調查報告。今據眞卿家廟碑，師古祖先自含以下七代，皆葬上元幕府山西。而顏之推觀我生賦，有「經長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漣」句，亦謂自含以下七葉墳塋，皆在其地。以幕府山西本爲顏氏上世歷代墳塋考之，意麟等所發現，或卽顏含與其子孫之舊塚也。

師古前十代祖髦。有孝行。含喪在殯，隣家失火，髦與二弟，抱柩號叫，煙燄垂至，忽爾

頓絕。時人以爲孝感。大宗碑銘。髦字君道。家廟碑。君道少纂家業，惇於學行，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嘆曰：顏侍中廊廟之質也。尙書郎，國大中正，給事黃門侍郎，以父老不就，加給事中，晉陵臨川太守，本州大中正，加秩中二千石，光祿勳，西平侯。生繇，字文和。大宗碑銘。

師古前九代祖繇，西曹騎都尉，西平侯。家廟碑。生靖之，字茂宗。大宗碑銘。

師古前八代祖靖之。宣城太守，御史中丞。家廟碑。司徒諮議。生騰之，字宏道。大宗碑銘。

師古前七代祖騰之。黃本驥顏魯公年譜附表誤作勝之。善草隸書，有風格。大宗碑銘。梁武帝草書

評云：『顏騰之，賀道力，並使尺牘，少行於代。』家廟碑。治書御史，度支校尉，巴陵太守。生炳之，字叔豹。大宗碑銘。

師古前六代祖炳之。以能書稱。奉朝請，輔國，江夏王參軍。生見遠，字見遠。大宗碑銘。

師古高祖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於金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梁武帝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梁書卷五十文學傳下顏協傳。生協，字子和。大宗碑銘。自含至見遠皆居上元。黃本驥顏魯公年譜。

謹案師古先世，自含以下七世，皆居上元。考北齊書卷四十五顏之推傳，附之推觀我生賦，其「經長干以掩抑」句下自注云：『長干舊顏家巷。』則今金陵夫子廟附近長干巷，

殆卽師古上世舊居也。

師古曾祖協。

北齊書卷四十顏之推傳作協。

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局器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

隸。釋褐湘東王

梁蕭繹

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

梁元帝卽湘東王

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

顧協，亦在藩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朓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

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恆辭徵辟，遊於藩府而已。大同五年卒，

時年四十二。世祖甚嘆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

火湮滅。有二子，據家廟碑協三子，之儀下有之善之儀之推。梁書卷五十顏協傳。協世善周官左氏學。北齊

書卷四十五顏之推傳。

協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卽梁元帝在藩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訖，無

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之推兄弟始在草

土，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家訓文章篇。

師古祖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釋湘東王蕭繹自講老莊，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

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

軍。……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王則以獲

免，被囚送建業。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

破。大將軍李穆重之，薦往弘農，令掌其兄慶遠書幹。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

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北齊文宣皇帝高洋見而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

頗被顧盼。……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辨，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常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舊唐書溫大雅傳作愍楚。不忘本也。北齊書卷四十五顏之推傳。之推於周武平齊後，與吏部尙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尙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父，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邵、陸爽、及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北齊書卷四十二陽休之傳。蓋自南入北，始爲京兆長安人。顏魯公文集卷八祕書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長上護軍顏公神道碑，以下簡稱勣祀碑。之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著家訓二十篇，冤魂志三卷，證俗字音五卷，隋書經籍志作證俗字音字略六卷。文集三十卷。家廟碑。又著急就章注一卷。舊唐書經籍志。並訓俗文字略一卷。隋書經籍志。筆墨法一卷。新唐書藝文志。之推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

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文章流別，皆詣進賢門奏之。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並注。之推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按卽之儀之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以後，大過稀焉。家訓序致篇。

之推之學，以博雅切用明恥尙義爲主，嘗謂：『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己身姓名，或多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家訓勉學篇。唯之推之學，以博聞切用爲主，博聞必資於讀書，以參證古今，讀書必資於文字音義之辨識與書籍之校讐，故之推之基本學問，仍自小學與校勘學出發。之推嘗言：『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楮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又言：『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書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異同。西晉以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考校是非，

特須消息。』家訓書證篇。又言：『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楊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擢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譜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家訓音辭篇。又言：『夫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楊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家訓勉學篇。可知其於小學及校讐之重視。

唯之推之學重視博雅切用，故於天文曆算之學，亦所兼務。嘗言：『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曆，凡十餘人，紛紛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曆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家訓省事篇。又言：『算術亦是六藝要

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家訓雜藝篇。

唯之推之學，以博雅切用爲主，故於梵天所傳佛說，亦深所究習，且謂佛說與儒家道術本爲一體，非不切用。其言云：『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旼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家訓歸心篇。

亦唯之推之學，以博雅切用爲主，故寓教育於讀書之中，而讀書之鵠的，則謂仍在於行。其言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悖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矜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咎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

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稅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穉也。吟嘯談詠，諷詠辭賦，事旣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家訓勉學篇。

亦唯之推之學，以明恥尙義爲主，故於生命之當惜與不當惜，辨之至明。其言曰：『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以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家訓養生篇。

又唯之推之學以博雅切用明恥尙義爲主，故雖少長於士喜清談之邦，而於清談無爲之學，亦深抱反感。之推嘗言：『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尙，景附草靡，皆以黃農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綱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罪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原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稽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戒之譬也。謝幼輿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往枯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譚雅論，剖玄析微，

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泊于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指。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家訓勉學篇。

又唯之推重視博雅切用，故於文學製作，重實質，而輕浮詞。嘗言：『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胸，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家訓文章篇。

又之推於書法，亦頗翫習，但不爲專業。嘗言：『真草書迹，微須留意。……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家訓雜藝篇。

要之，之推之學，反清談爲切用，認權實爲一源，而其入手之法，則不離讀書，讀書之法，則首貴識別文字之形聲義，家訓一書可覆按也。其影響於師古之學養者，亦在此。

師古祖母殷夫人。從舅公殷外臣，亦博達之士也。家訓後娶篇。

師古伯祖之儀，字子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敕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